

“巴黎，挥之不去的巴黎”

——论都德《萨芙》中的巴黎形象

黄菁卓 宋德发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萨芙》是都德的一部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通过对19世纪中后期巴黎人形象以及日常生活的刻画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巴黎城市画卷。通过描绘“热情的巴黎”,展示了巴黎的繁荣和魅力;通过描绘“放纵的巴黎”,揭露了巴黎的放荡和肮脏;通过描绘“自由的巴黎”,呈现了巴黎的开放和文明。

关键词:都德;《萨芙》;巴黎形象;城市生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Paris, Lingering Paris——On the Image of Paris in Daudet's *Sarf*

HUANG Jing-zhuo SONG De-fa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Sarf* is a novel about love written by Daudet, which present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city of Paris by depicting the images of Parisians and their daily lif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19th century. By depicting the "passionate Paris", it shows the prosperity and charm of Paris. By describing "indulgent Paris", it exposes the debauchery and squalor of Paris; By describing the "Paris of freedom", it presents the openness and civilization of Paris.

Key words: Daudet; *Sarf*; Image of Paris; City life

在巴黎的生活经历对都德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在多部长篇小说中着力描绘和塑造了巴黎的形象。《萨芙》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小说通过主人公(一位从南方到巴黎攻读外交学的青年人)融入巴黎——逃离巴黎——回归巴黎的过程,塑造了巴黎的三种形象:热情的巴黎、放纵的巴黎和自由的巴黎。巴黎形象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增加了巴黎的神秘性和

吸引力,让巴黎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巴黎”^[2]。

一、热情的巴黎

19世纪是法国城市发展的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飞速发展,巴黎更是如此。作为法国首都的巴黎,既是传统的文化艺术中心,也是工商业繁华之地,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巴黎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重大改变,也带来

收稿日期:2020-09-01

作者简介:黄菁卓(1998-),女,湖南岳阳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宋德发(1979-),男,安徽庐江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了越来越多因仰慕和信仰美好城市的外乡人。小说通过巴黎生活的丰富性和社会包容性展示了巴黎的繁荣和魅力，呈现出一个热情的巴黎。

首先是巴黎生活的丰富性。第二帝国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巴黎成为了法国的商业贸易、制造业与金融中心，向世界展示着其独特的国际化、现代化魅力。在小说的开头，巴黎是活力四射和充满热情的。初到巴黎，外省青年人——让·戈森就被文人艺术家聚集的化装舞会的魅力所吸引，从此，巴黎的豪华奢侈和光彩夺目就在他的心中驻足。

在巴黎化装舞会上：“此时晚会正大放异彩，就像梦幻剧发展到了高潮。延伸至府邸最高处的工作室，或者说不如大厅，因为人们很少在里面工作，把房子变成了独独的一间巨室。无数的中国、波斯、摩尔、日本式灯笼在适合于夏季的色彩明快的墙衣、细草或薄纱的帘子、上了漆的屏风、彩色玻璃制品上，在有一根高高耸立的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烟囱的壁炉四周装饰的黄色玫瑰花束上映射出异彩纷呈的光芒，一些灯笼是铁制的，有洞眼，成尖形穹窿状，仿若清真寺的大门；一些是纸做的，与某些水果的颜色类似；还有一些展开成扇状，形状如花，如鸟，如蛇。”^{[2]367}与单调、落后的外省生活相比，舞会的狂热和美味盛宴都吸引着这位年轻人，让·戈森一下子就被巴黎的热情所吸引。

与法妮的相识，使让更加感受到繁华绚丽的巴黎生活。法妮的住所位于紧挨车站的阿尔加德大街，是一幢豪华舒适的房子，让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摆设“看惯了他母亲和妹妹们房间里的路易十六时代的锦缎和稀疏的平纹细布，他根本无法想像这样一个到处絮了棉软垫垫着的安乐窝，在这里，细木护壁板上蒙着柔滑的锦缎，摆在房间尽头的白色皮毛上的床只不过是比普通的长沙发更宽大些的沙发罢了。”^{[2]380}他享受着巴黎的气派与繁华，“置身于这灯光柔和、温暖、斜边镜子里映出长长的蓝色身影的房间中心旷神怡。”^{[2]380}继而法妮和让又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用餐：“在饭馆的露天座上吃饭也是很有情调的，在洋槐和臭椿的树荫里，听着隔壁音乐咖啡厅白天排

练传来的乐曲声。”^{[2]422}

之后两人结伴参加各种舞会和宴会，在宴会上，让再一次陶醉在巴黎这座梦幻城市，“在恩依昂湖岸边，巨大的草坪一直伸向泊着几只多桨小快艇和威尼斯轻舟的小港口，草坪前有一幢大别墅，房间的装饰和家具都令人叹为观止。镶嵌着镜子的天花板和护墙板反射着粼粼波光和春意初绽丁香盛开的花园四周郁郁葱葱的千金榆的盈盈绿意。”^{[2]453}充裕的物质和闲散的生活给让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使他对巴黎的喜爱变得更加强烈。闪烁着热情与诱人气息的舞厅、咖啡厅、宽敞整洁的别墅公寓、精致唯美的装修布置等等频繁地出现在文本之中，呈现出一道道靓丽的巴黎都市风景线，从中可窥见到多姿多彩和充裕富足的巴黎生活景观。

其次是巴黎社会的包容性。19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现象，巴黎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巴黎的过程中，外来者不仅在巴黎找到了“容身之所”，还能够融入巴黎生活圈，获得深层次满足感，找到“家”的归属感。

在第一次化妆舞会上，巴黎女人法妮就对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跟他说话时挨得很近，一只胳膊支在腿上，手扶着头，温柔庄重，带点倦意。‘从南方来，真的吗？……这么金黄的头发！……真奇特’。于是她想知道他在巴黎住了多久了，他准备参加的领事资格考试是不是很难，他是否认识很多人，还有在这个远离他的拉丁区的罗马大街的德夏莱特的晚会上他感觉怎样。”^{[2]366}此时的让虽带有一丝的胆怯，但法妮的热情使他有了一种强烈的无法抗拒的欲望；在让生病时，“法妮第一天晚上起就守候在他的床头，整整守了十天，寸步不离，她不知疲倦地照料他，既不害怕也不感到厌恶，像女护士一样手脚麻利，充满柔情与爱意。……她的精心照料和在门房里熬制的汤药救了他，他的烧慢慢退了。让以前不曾见过这双柔如无骨令人销魂的手如此地敏捷、灵巧和麻利。”^{[2]385}在法妮的热烈追求下，让感觉到自己逐渐适应并融入巴黎的文化以及生活圈。

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多有趣啊，下班后，在暮色中飞快地跑回家，互相拥抱，然后一起去某条郊区街道挑选餐室家具，——餐具橱，桌子和六张椅子，或者做窗帘和床单用的印花窗帘布。他就像一个睁眼睛，给他什么就要什么，不过法妮的一双眼可以当两双用，她试试椅子，叫人滑动桌子的合页，像女商贩一样精明能干。”^{[2]388}这是一种全新的、温馨的生活，“一下班他就往家跑，他迫不及待地想换上拖鞋，坐在家里的火炉边。在昏暗泥泞的街道上，他想着他们明亮温暖的房间，……”^{[2]389}家庭教育和家的温暖使让在巴黎找到了归属感。

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教授谈到巴黎时认为，“首都具有一切事物的特性：他就是整个法兰西，是一片被人羡慕的土地上、所有光彩夺目的事物的聚集地。”^[3]巴黎的现代化带给人们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使他们感受到城市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和不可抑制的生命力。让在巴黎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和包容性，他把这一切的到来都归功于充满热情的巴黎，显现出巴黎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

二、放纵的巴黎

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萎靡不振，“从第二帝国崩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历史充满了屈辱和丑闻，由此，这个时期的共和国有‘不光彩的共和国之称’。”^[4]现实生活中丑闻频出、劳资矛盾加剧，传统的伦理标准和社会习俗受到了强烈的摇撼，整个民族感到彷徨和空虚。然而，这又是一个充满生产活力的时期，物质条件明显提高，因此，人们将对现实生活的抱怨和恐惧寄托于追逐放纵的享乐生活之中，用玩世不恭来取代苦闷，这就促使一种放纵的风气在巴黎弥漫。

首先是思想上的放纵。让·戈森在家人的激励和精神庇护下来到巴黎开创自己的美好前程，他打算在巴黎攻读外交，考试后将在外交部工作，一切都是充满着对正派生活的理想：“对这个外省人来说，巴黎只是他漫漫旅途中的第一站。”^{[2]373}然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充满了物欲和情欲，在欲望的驱动下，人们不可避免地遭到扭曲和异化。

让一方面陷在法妮的温柔乡中沉醉不已，他深知前面有两条路，一条通向光明，但是充满孤独和寂寞；一条会将他引向堕落，但这条路上充满物质的享受和肉感的狂欢，让最终还是选择了放纵情欲的满足：“女人的拥抱是如此温柔、如此顺从，他相信只要轻轻一动手就能挣脱……但是挣脱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他在这个舒适的安乐窝里感觉十分惬意，她的气息轻轻地拂过他困得睁不开的双眼，……”^{[2]381}法妮对他的一片忠心与情爱、给他提供的细腻的照顾与肉体的享乐，使他无法自拔。“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他怎么会因为害怕——现在他觉得好笑——沉迷于女色，害怕某种束缚而放弃这样的幸福呢？难道他现在的生活不比冒着有害健康的危险去寻花问柳更体面吗？”^{[2]390}生活美满的他，尽情地享受着情人的关爱。

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羞于承认与她的同居关系，把她视为他所鄙视的娼妓社会中的一员，对过去的生活在她身上造成的一些放浪形骸的习气感到反感。他也在挣扎着，总想利用被派往国外任职的机会自然而然把法妮抛开，以结束自己堕落的生活，并满足亲人对自己的期待。正如学者蒋承勇所说：“人总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们犹如处在物质世界的‘炼狱’之中，在经受心灵的磨难之后，有的向‘天堂’飞升，有的则向‘地狱’沉落，人性处在高扬与失落的十字路口。”^[5]让·戈森生活在放纵腐化又向往正派生活的精神状态之中，失去自我。由此可见，物欲横流的巴黎异化和挤压着人的灵魂，使人流露出人性中放纵和叛逆的一面。

其次是身体上的放纵。此时的巴黎已完全笼罩在享乐主义的氛围之下，巴黎城市充满着各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诱惑，随之带来的是人们精神的颓废和道德的沦丧，爱情的神圣和崇高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不加掩饰的情欲与放纵。

一方面，男人将女人看作玩物，尽情追逐肉体的刺激。诗人拉古内里是一个玩弄和虐待女性的无赖：“外表温存的诗人其实是个吝啬鬼，凶恶而且暴躁。他们大打出手，真够精彩的！……上他们家作客的人发现她的眼睛上蒙着绷带，而他

的脸上留着抓痕……”把女性玩弄够以后就毫不留情地将她一脚踢开。音乐家德·波特原是法兰西的骄傲，他有自己美满的家庭，但他趣味下流，宁可和一个粗鄙下流、容颜已衰的老妓女长期姘居，而把贤淑美貌的妻子抛弃在一边，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举止竟如此俗气，端正而僵硬的脸像是一个木头做的面具，无神的眼睛里藏着疯狂的如不治之症一般的激情，多年来这激情把他钉在了这个荡妇的裙带上，使他抛妻别子，成为这幢房子的常客，他把万贯家产和演出的报酬大把大把地往这儿扔，可得到的待遇还不及一个仆人。”^{[2]454}他的艺术创作也早已因淫邪的生活而完全荒废。

另一方面，女人则无节制地释放自己的青春并不以为耻。法妮成长为少女后，被雕刻家加乌达看中，给他当模特兼情妇，加乌达一尊希腊才女萨芙的石雕即是以法妮为模特作成的，由此，她得到了萨芙的绰号。与加乌达同居四年后，又被诗人拉古内里诱走，同居了三年，而后，又当上小说家迪朱瓦的情妇。小说家死后，她又遇上了镌版工弗拉芒，弗拉芒疯狂地爱她，为了不失去她，不惜印制假钞票保证她的花销，事败后被判处十年苦役。此后，法妮一个月或一个星期就换一个情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大肆挥霍、纵情声色，把男女关系视为儿戏与享乐，换情人就跟换衣服一样随便，最终导致生活完全荒废、艺术才能日益萎缩，甚至引出了痴情女子的人命。

曾经被热情的巴黎所吸引而奋力追随的让，当真正生活其中之时，却发现巴黎这座“现代城市徒有一具许诺的外表，似乎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许诺了人世间所有的神秘和美丽），而在其内在现实中，却有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把我们推向死亡的东西。”^[6]这种狂欢和享乐的背后是一个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的无理性社会，反映出巴黎放纵的社会习气，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贬责的思想倾向。

三、自由的巴黎

面对欲望带来的各种困境，让无奈地选择了逃离巴黎，回到乡村。但乡村的贫穷落后和愚昧保守，使让始终难以寻觅到身体和精神的归属，他不得不再次逃回巴黎，寻找归属之路。亨廷顿

指出，“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7]乡村生活的艰苦和不幸以及让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展现了巴黎城市的开放和文明，呈现出一个自由的巴黎。

首先是对乡村生活的不满。作者通过描绘乡村生活的艰难困境，进而从反面衬托出了巴黎的富足和开放。从巴黎逃回乡村，让期望着家乡人们那淳朴而忠实的温情，指望着乡村空旷的原野、辽阔的天空能够保护他，但还乡之后，周围的人和物好像被解除了魔法一样，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和光芒，他心中感到强烈的忧伤和烦恼。

“村子里的旧渔船有几只已废弃不用了——如今这里像意大利村庄一样散发着死亡和荒凉的气息；每次去邮局时他都不得不忍受那些胳膊上套着毛线袜筒坐在门前摇摇晃晃的石阶上像四面受风的大树一样丑怪的老头们的注目，还有那些老太太，她们戴着紧紧裹住脑袋的小帽子，下巴像黄杨木一样，小眼睛闪着亮光，不住地眨动，就像趴在旧墙壁上的蜥蜴的眼睛。到处都能听见同样的哀叹，葡萄园死了，茜草完了，桑树病了，埃及七伤正在毁灭美丽的普罗旺斯省；……”^{[2]439-440}在他眼里普罗旺斯不再充满喜悦，有益健康，一切都变得单调乏味，不再有吸引力。

乡村女人“愚蠢的笑声、厨娘似的手、粗鄙的天性和谈话让他心里直犯恶心，”^{[2]374}而巴黎女人法妮通晓艺术、见多识广，在她身上有着柔情和真正有女人味的矜持。他开始念念不忘在巴黎流浪的生活，“让听着父亲读晨报并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眼睛却盯着壁炉上的加乌达创作的萨芙雕像，她的双手放在膝盖上，身边是她的竖琴，‘整个一架竖琴’，这座铜像是二十年前装修加斯特莱时买来的，放在巴黎的橱窗里招徕顾客令他作呕的铜像，在这里在他的隐居生活中却激起了他爱的冲动，他想亲吻它的肩膀，松开它冰冷光滑的手臂，让它对自己说：‘你的萨芙，只属于你！’”^{[2]441}因为萨芙的闯入，情人的音容笑貌在让心中挥之不去。

可以看出，让对乡村阴暗压抑的现实窘境感到厌恶。作为自由开放的巴黎的对立面，乡村既

贫穷又落后：“19世纪，法兰西分成了两大区域：巴黎与外省。外省嫉妒着巴黎。”^[6]不涉及道德上的是非，法妮满足了让对巴黎城市的想象，对法妮的想象和渴望，也流露出了让内心的压抑和不满，并表达了自己的欲望和向往，这种对城市的渴望是出于本能以及对生命质量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隐喻地表达出让对巴黎自由与文明的赞美和向往。

其次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让不得不再一次离乡寻求归属之路，他对放任享乐生活眷恋不已，但对“正派生活”又充满无限的向往。他有正式结婚、成家立业的计划，但他决不能想象娶一个妓女为妻，他结婚的对象绝不是法妮，而只能是与他们当户对的有产者小姐。显然，回归巴黎的让重新找到了动力和支点。

与伊雷娜的相遇，将让从日益深陷的致命的泥潭中拔出来，得到解脱。“伊雷娜，她是一只喜欢满世界飞的小鸟。她喜欢轮船和大海，大海中航行的风帆让她心驰神往……她无拘无束地跟我说这些，像是一个老朋友，尽管她有巴黎女人的优雅，但举止中明显透着英国小姐的风采。我听着她娓娓道来，对她的声音，她的笑，对我们的情趣相投感到满心欢喜，我内心确切地知道我生活中的幸福就在那儿，在我手边，我只需伸出手去抓住她，带着她远走高飞，飞到充满冒险的职业生涯将把我带到天涯海角……”^{[2]497}

两人相爱后，让觉得巴黎的大街小巷都是崭新的，“他，萨芙的情人，对荒淫放荡充满好奇的人，刚参加完舞会满脑子都是华尔兹舞曲。抬起插满银饰的头对着星星吟唱的年轻姑娘眼中的巴黎，这沐浴着皎洁的月光令纯洁的心灵开放的贞洁的巴黎，这正是他所看到的巴黎！”^{[2]495}巴黎在他看来，再一次变得宽敞、明亮，伊雷娜身上闪耀着的高贵、美好的人性，对于让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她一起聊天、相处，使让感觉到周围充满着醉人的柔情，只有在这里，他的苦恼才会化解，对让来说，这是一种温馨的快乐。这一次的回归，让不仅停留在巴黎艳丽的外表，更多地是找寻心灵上纯洁美丽的梦想，寻找一种单纯而快乐的生活方式。

让·戈森从融入巴黎到逃离巴黎以及回归巴黎的过程，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是相似的。都德十七岁时来到巴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过着年轻文人的清苦的生活，后来因伤病、战争等因素，多次来回于巴黎与家乡之间，但都德的才华一直得到了朱莉娅·阿拉尔——一位巴黎工业家女儿——的认可和赞许，阿拉尔不仅给都德经济上的支持，而且在精神上也对他大加鼓励，使都德这位外省人始终能在巴黎享受到自由温暖的城市生活，可见都德的个人经历是他作品灵感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都德在《萨芙》中塑造了一个热情的、放纵的和自由的巴黎。外省人让·戈森从融入巴黎的欣喜若狂，到无奈离去后的失落惆怅以及回归后的温馨愉悦，展现了表面上浮华放荡的巴黎，始终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不断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外地人来到巴黎。优雅与放荡、美好与残酷，存在于同一个巴黎城市之中，使巴黎充满了神秘莫测的魅力和致命的吸引力。作家都德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文字来描写巴黎城市，表达了自己对巴黎难以割舍的情怀及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的看法。《萨芙》中巴黎形象的塑造，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一时期巴黎的社会历史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并且对于当下个人的情感追求和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都提供了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1] [法]阿尔封斯·都德. 最后一课 [M]. 李玉民, 等, 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0: 194.
- [2] [法]阿尔封斯·都德. 都德精选集 [M]. 柳鸣九, 等, 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9.
- [3] [法]克里斯多夫·普罗夏松. 巴黎 1900——历史文化散论 [M]. 王殿忠,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79.
- [4] 柳鸣九. 法国文学史: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7.
- [5] 蒋承勇. 论 19 世纪欧洲文学中“人”的形象 [J]. 浙江社会科学, 1997 (05): 47-51.
- [6] [美]理查德·利罕. 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M]. 吴子枫,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91.
- [7] [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王冠为,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67.
- [8] 郭华榕. 法兰西第二帝国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51.